

白
话
新
编

资治通鉴

足本全译

九州图书出版社

白话新编

资治通鉴

黄超 张彦修 主编

(四)

九洲图书出版社

白话新编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 起甲寅(公元774年),止己未 涕。
(公元779年)七月,共五年七个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历九年(甲寅,公元774年)

春,正月初三,田神功在京师去世。

澧朗镇遏使杨猷从澧州沿长江而下,擅自出境到鄂州,皇上下诏让他入朝。杨猷于是溯汉江而上,复州、郢州都闭城自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调兵防备。

二月初二,徐州军队叛乱,刺史梁乘翻越城墙逃走。

谏议大夫吴损出使吐蕃,被留在那里好几年,最后病死于吐蕃。

十一日,汴宋调去保护秋收的部队一千五百人,盗窃仓库财物溃散逃归,这是因为田神功去世的缘故。二十日,任命田神功的弟弟田神玉为汴宋留后。

二十四日,郭子仪入朝,对皇上说:“朔方是国家的北大门,那里的战士死亡散失,仅仅剩下十分之一。现在吐蕃兼有河、陇地区,杂聚羌族、吐谷浑的部众,势力比以前强大十倍。请求各道再分别派遣精兵,组成一支四五万人的部队,这样一定能克敌制胜。”

三月,初九,将皇女永乐公主许配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田华为妻。皇上的用意是牢固地稳定田承嗣的忠心,可田承嗣却更加骄横傲慢。

任命澧朗镇遏使杨猷为洮州刺史、陇右节度兵马使。

夏,四月,十六日,郭子仪辞别皇上返回邠州时,再次向皇上谈论边疆事情,以至痛哭流

涕。

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五月初八,杨猷从澧州来入朝。

泾原节度使马磷入朝,暗示将士们替自己上表请求任平章事的职位。二十八日,任命马磷为左仆射。

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泚派他的弟弟朱滔拿着表书请求入朝,并请求亲自率步兵、骑兵五千人去保护秋收;皇上同意了,事先替他在京师修建了一幢高大的宅第等还他来。

十五日,兴善寺胡族僧人不空去世,追赠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号为肃国公,谥号为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京师旱灾,京兆尹黎干做了一条土龙求雨,亲自与巫师巫女交替舞蹈。过了一个月,仍不见下雨,又向文宣王孔子祈祷。皇上听说后,命令撤掉土龙,减少膳食,节约费用。秋,七月二十一日,天下雨。

朱泚入朝,到达蔚州时,生了病,诸位将领劝他回去,等病好了再启程。朱泚说:“如果我死了,就用车子载着我的尸体前行!”诸位将领不敢再说什么了。九月初四,到达京师,士人和百姓围观的很多,犹如排成人墙一样。初八,皇上在延英殿宴请朱泚及其将士,犒劳和赏赐之盛,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初六,回纥人擅自走出鸿胪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有关部门抓住他们后,皇上竟释放他们而不追究。

初八,任命郭子仪、李抱玉、马磷、朱泚分别统领各道保护秋收的部队。

冬,十月初六,信王李璣去世。初九,梁王李璿去世。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诱使昭义的将领和官

吏叛乱。

十年(乙卯,公元775年)

春,正月初三,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驱逐留后薛嵒,率领他的部众归附田承嗣。田承嗣声称去救援,带兵袭击相州,并攻下相州。薛嵒逃到洺州,上表请求入朝,皇上同意。

初七,郭子仪入朝。

初八,寿王李瑁去世。

十一日,朱泚上表请求留在京师,并任命他弟弟朱滔为幽州、卢龙留后,皇上同意了。

昭义副将薛揆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他们都是薛嵩的族人。十四日,皇上命令内侍魏知古到魏州去告诉田承嗣,让他们各自严守自己的疆界;田承嗣不接受诏令,十九日,派大将卢子期攻取洺州,杨光朝攻打卫州。

二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宁报告说在西山打败吐蕃好几万人,杀死一万人,俘虏几千人。

二十二日,皇上下诏:“各道士兵有逃亡的,没有接到朕的敕命,不得随便召募。”

二月初一,田承嗣引诱卫州刺史薛雄,薛雄不服从,就派强盗把薛雄杀了,并杀光了他的家属,全部占据了相州、卫州等四个州。还擅自设置长官,收编这些地方的精兵良马,把他们都归属于魏州。又逼迫魏知古和他一起巡视磁州、相州,让他的将士用刀割耳划脸,请求封田承嗣为主帅。

初七,皇上立皇子李述为睦王,李逾为郴王,李连为恩王,李遘为郾王,李迅为随王,李造为忻王,李暹为韶王,李运为嘉王,李遇为端王,李遁为循王,李通为恭王,李达为原王,李逸为雅王。

十二日,任命华州刺史李承昭为昭义留后。

河阳三城使常休明,对部下苛刻又缺少恩惠。他的军士保护秋收回来,常休明出城去慰劳。护秋的士兵与城内的士兵合谋造反,常休明逃往东都洛阳。军士拥立兵马使王惟恭为主帅,大肆抢掠,几天后才平定下来。皇上命令监军冉庭兰前往慰问安抚。

三月初一,陕州军队叛乱,驱逐兵马使赵令珍。观察使李国清无力以禁止,只好劝他们说好话,并到处求拜将士,才得以脱身。军士大肆掠夺仓库财物。这时恰逢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经过陕州,皇上命令李忠臣去制止他们。陕州将士慑于李忠臣的军威,不敢轻举妄动。李忠臣用荆棘围出一块地方,命令军士以不计名的方式将所抢夺的财物投放在里面,一天,就获得价值万缗的财物,全部分给他的随从士兵作为奖赏。

十二日,薛嵒、常休明到朝廷去请罪,皇上赦免了他们,不加追究。

起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都被田承嗣瞧不起。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田承嗣的女儿为妻,李宝正在魏州与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马受了惊,误将田维撞死。田承嗣很生气,囚禁了李宝正,并将此事告诉了李宝臣。李宝臣以管教不严表示道歉,并且封装好一根棍子交给田承嗣,让他责打李宝正。田承嗣就把李宝正用棍子打死,从此两镇结下怨仇。田承嗣抗拒朝廷的命令时,李宝臣和李正己都上表请求讨伐他,皇上也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讨伐田承嗣。夏,四月初三,皇上下令把田承嗣贬为永州刺史,并命令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各道分别派兵前往魏博,假如田承嗣还拖延违抗,就下令进军讨伐;只惩治田承嗣和他的侄儿田悦的罪行,其他将士及其兄弟侄儿能自拔,一律不追究。

此时朱滔十分恭顺,他与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从北面进攻,李正己和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人从南面进攻。五月初三,田承嗣的部将霍荣国献磁州城请降。十五日,李正己攻打德州,把德州攻下。李忠臣统帅永平、河阳、怀泽等地的步兵骑兵四万人进攻卫州。六月初九,田承嗣派他的部将裴志清等人进攻冀州,裴志清率领他的部下投降李宝臣。十二日,田承嗣亲自率兵包围冀州,李宝臣派高阳军使张孝忠率领精锐的骑兵四千人前去抵御,李宝臣的大军随后赶到。田承嗣烧毁辎重逃

跑。张孝忠，本是奚族人。

田承嗣因为各道军队四面合力进攻，部将又多叛变而感恐惧。秋，八月，他派使者上表，情愿缚身回深朝请罪。

二十日，郭子仪返回邠州。郭子仪曾请任命州县官一人，未得到答复，僚属们互相议论说：“以郭令公的功勋和德行，奏请一个下属官吏而不被批准，宰相怎么这样不识大体！”郭子仪听说后，对僚属们说：“自从战乱以来，方镇武将大都飞扬跋扈，凡是有所请求，朝廷都委屈求全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对他们存有疑虑。如今我上奏的事，皇上认为不可行而搁置起来，这正表明是不把我与其他武将那样看待，对我特别亲厚；各位应当祝贺，又有什么责怪呢！”听了他的话，大家都心悦诚服。

二十八日，田承嗣派他的部将卢子期侵犯磁州。

九月十七日，回纥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一街市上人的肠子都刺出来了，有关部门逮捕了凶手，把他关在万年县的牢狱里；回纥人的酋长赤心很快赶往牢狱，砍伤狱吏，劫走囚犯而离去。皇上也不追究。

二十一日，吐蕃侵犯临泾，二十二日，又侵犯陇州及普润，大肆掠夺人员牲畜而离去；百官往往将家属送出城去逃窜躲藏。二十五日，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报在义宁击败吐蕃。

李宝臣和李正己在枣强会合，进而包围贝州，田承嗣派兵去救援。两军分别犒劳士卒，成德军的犒赏丰厚，平卢军的犒赏微薄；事后，平卢军的士卒多有怨言，李正己怕他们发生变乱，便带部队撤退了，李宝臣也撤退了。李忠臣闻讯后，就放弃围攻卫州，向南渡过黄河，驻扎在阳城。李宝臣与朱滔一起进攻沧州，田承嗣的堂弟田庭玠守卫沧州；李宝臣攻克不下。

吐蕃侵犯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磷在百里城打败吐蕃。二十七日，任命卢龙节度使朱泚离开京城去镇守奉天行营。

冬，十月初一，日食。

卢子期进攻磁州，州城几乎被攻陷；李宝

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一起去援救，在清水大败卢子期，并活捉卢子期把他送往京师；被斩首。河南诸将又在陈留大败田悦；田承嗣感到很害怕。

起初，李正己派使者到魏州，田承嗣把使者囚禁起来，此时他却礼待使者，送使者回去，并将境内的户口、甲兵、粮食和布帛的数量全部登记后交给使者，说道：“我田承嗣今年八十六岁了，离死已不远了，我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成器的，田悦也柔弱无能，我今天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替李公看守罢了，难道还值得劳李公兴师动众吗？”田承嗣让李正己的使者站在庭中，自己面向南方，伏拜后才授给使者书信；又画了一幅李正己的肖像，烧香供奉。李正己非常高兴，于是按兵不动。因此河南各道的军队都不敢前进。田承嗣既然没有南顾之忧，就集中力量对付北方。

皇上为嘉奖李宝臣的功劳，派遣宫中使者马承倩携诏书前去慰劳。将要返回时，李宝臣来到他住的馆舍，送他一百匹绢。马承倩大骂了李宝臣一顿，并把绢扔在路上，李宝臣环顾左右，感到很惭愧。兵马使王武俊劝李宝臣说：“现在您刚在军中立了战功，这个宫中小人尚且这样对您，更何况敌寇平定后，仅用一道诏书就可把您召归朝廷，到那时您没有兵权只是一个匹夫而已，不如放过田承嗣作为自己日后的资本。”李宝臣于是便有了玩弄敌人为己所用的意图。

田承嗣知道范阳是李宝臣的故乡，李宝臣心里常想得到范阳，因此在石上刻了这样两句谶语：“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秘密地让人埋在李宝臣管辖的境内，让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帝王之气，李宝臣挖到这块石碑。田承嗣又派人去游说李宝臣说：“您与朱滔共同攻取沧州，攻下后，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归您所有。您如果能放弃惩治田承嗣的罪过，请求将沧州归您所有，还愿跟着您为攻取范阳而效劳。您以精锐的骑兵作前锋，田承嗣率领步兵随后赶到，还会攻打不下来吗？”李宝臣非常高兴，认为此言与谶语所说相符，于是便与田承

嗣合谋，秘密图谋范阳，田承嗣也陈兵边境。

李宝臣对朱滔的使者说：“听说朱公仪表相貌如同神仙，希望得到他的画像观看。”朱滔就把自己的画像给了他。李宝臣就把朱滔的画像挂在习射堂里，和部下诸将一起观看，说：“真是一个神人啊！”朱滔驻军于瓦桥，李宝臣挑选精锐的骑兵二千人，连夜奔驰三百里去袭击，并告诫将士们说：“捉拿相貌如习射堂上画像一样的人。”当时两军关系和睦，朱滔没有想到会发生变乱，狼狽出来应战，很快战败，恰巧他穿着别的衣服因而得以脱身。李宝臣想乘胜攻取范阳，朱滔派雄武军使昌平人刘怱守卫留守府。李宝臣知其有所防备，不敢前进。

田承嗣听说幽州、恒州交战，当即率领部队回南方，派人对李宝臣说：“河内有警报，没有时间跟随您去范阳，石头上的谶语，是我跟您开玩笑故意刻的！”李宝臣惭愧而又愤怒地撤退了。李宝臣既然已经与朱滔发生矛盾，就任命张孝忠为易州刺史，让他率领精锐的骑兵七千人去防备朱滔。

初六，贵妃独孤氏去世，初七，追赠谥号为贞懿皇后。

十一月初七，田承嗣部将吴希光率瀛州军吏投降。

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提拔被流放的人孟瑶、敬冕为将领，讨伐哥舒晃。孟瑶率领大军占据交通要道，敬冕从小道带领轻骑偷袭，十七日，攻克广州，杀了哥舒晃及其党羽一万多人。

路嗣恭讨伐哥舒晃，容管经略使王翊派遣将领率兵相助；西原叛贼主帅覃问趁机袭击容州，王翊设下埋伏，攻打并活捉了他。

十二月，回纥骑兵一千人侵犯夏州，州将梁崇宗在乌水击败回纥骑兵。郭子仪派兵三千人救援夏州，回纥部队。

元载、王缙上奏说魏州的盐很贵，请求禁止将盐运入魏州，以围困田承嗣。皇上不同意，说：“田承嗣对不起朕，但老百姓有什么罪过？”

田承嗣请求入朝，李正己也多次他上表，请求皇上允许田承嗣悔过自新。

十一年(丙辰，公元776年)

春，正月初三，皇上派谏议大夫杜亚出使魏州前去慰问。

二十二日，西川节度使崔宁传来捷报，打败了吐蕃的四节度以及突阙、吐谷浑、氏、羌等蛮族部众二十多万人，杀死一万多人。

二月二十二日，田承嗣又派使者上表，请求入朝。于是皇上下诏，赦免田承嗣的罪过，恢复他的官爵，允许他和家属一起入朝，对其部下抗拒朝廷命令的，一律不追究。

二十三日，增加守卫朔方五城的军队，以防备回纥。

三月初一，河阳军队生变乱，驱逐监军冉庭兰出城，大肆掠夺了三天。冉庭兰重整军队进入城内，杀死叛乱分子几十人，才使局面得到平定。

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去世。都虞候李灵曜杀死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勾结北方田承嗣以为后援。初七，任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宋州等八个州的留后。初九，任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不接受诏令。六月初二，任命李灵曜为汴宋留后并加以派使者慰问。

秋，七月，田承嗣派兵侵犯滑州，打败了李勉。

吐蕃侵犯石门，进入长泽川。

八月十一日，任命卢龙节度使朱泚同平章事。

李灵曜为留后后，更加骄横傲慢，全部用他的党羽充当他所管辖的八个州的刺史和县令，想要仿效河北各镇的做法。二十九日，皇上命令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出兵讨伐李灵曜。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进兵攻击李灵曜。

汴宋兵马使、摄节度副使李僧惠，是李灵曜的主要参谋人员。宋州牙门将刘昌派僧人神表暗中劝说李僧惠；李僧惠向刘昌询问计策，刘昌哭着向他陈述了叛逆和顺从朝廷的利害关系。李僧惠就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一起派神表带着奏表去京师，请求讨伐李灵曜。

九月初八,任李僧惠为宋州刺史,高凭为曹州刺史,石隐金为郢州刺史。

十一日,李忠臣、马燧驻军于郑州,李灵曜率兵前来迎战;李忠臣和马燧两军没有想到李灵曜突然到来,就把军队撤退到荥泽。淮西军溃逃的有十分之五、六。郑州士人百姓也都惊慌失措,逃往东都。李忠臣打算返回淮西,马燧坚决认为这样做不行,他说:“以正义讨伐叛逆,何必担心不能战胜敌人,而要主动放弃建立功名的机会!”他坚守壁垒,不轻易出动。李忠臣听说后,也慢慢召集散失的士兵,过了几天,士兵都集中了,军队气势又振作起来。

十四日,李正己奏报攻克郢州、濮州两州。十八日,李僧惠在雍丘击败李灵曜。冬,十月,李忠臣、马燧向李灵曜进攻,李忠臣在汴州南边行动,马燧在汴州北边行动,多次击败李灵曜的部队。十八日,他们与陈少游前锋部队会合,在汴州城西与李灵曜大战,李灵曜失败,进入城中固守。十九日,李忠臣等人包围了汴州。

田承嗣派田悦率兵救援李灵曜,在匡城打败了永平、淄青的部队,乘胜进军汴州,在城北几里的地方扎营。二十二日,李忠臣派副将李重倩率领轻骑几百人夜里攻入田悦的军营,横冲直闯,杀死几十人返回,田悦军营中大为恐慌。李忠臣、马燧乘机率领大军发动进攻,击鼓呐喊冲入敌营,田悦的部队不战而溃。田悦只身向北逃走,将士们的尸体在路上堆积,难以计数。李灵曜闻讯后,打开城门连夜逃走,于是汴州平定。李重倩,本是奚族人。二十三日,李灵曜跑到韦城,永平将领杜如江活捉了他。

马燧知道李忠臣性情暴躁、凶狠,就把功劳让给他,不进入汴州城,率领部队向西驻扎于板桥。李忠臣进城后,果然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在自己身上;宋州刺史李僧惠和他争功,李忠臣借会之的机把他杀了;又想杀刘昌,刘昌逃走,得以幸免。

三十日,李勉押送李灵曜到京城,朝廷杀了李灵曜。

十二月初四,李正己、李抱真一起被加任为同平章事。

泾原节度使马磷病重了,让行军司马段秀实掌管节度事务,并把后事托付与他。段秀实严整部队以防不测。十三日,马磷去世,军队中奔丧痛哭的达几千人,门墙外一片号哭声,段秀实一概不许他们入内。命令押牙马颀在里面办理丧事,李汉惠在外面接待宾客,妻妾子孙居于灵堂中,宗族父老居于庭院中,将领佐吏位居门前,衙士们留在军营里哭丧,老百姓各自留在家中。发现有两个以上的人站在街道上窃窃私语,就捉拿囚禁起来;不是护丧而跟在丧葬队伍后面的人,不准远送。吊唁哭拜,都有一定的仪式礼节;送丧远近,均有规定,违者以军法置。都虞候史廷干、兵马使崔珍、十将张景华阴谋借丧事而作乱,段秀实知道后,奏请史廷干入京师宿卫,让崔珍移军驻守灵台,将张景华补任外职,没有杀一个人,节度府安然无事。

马磷家的财富多得无法统计,京师所建的宅第在功臣权贵中首屈一指,仅修建一中堂就花费了二十万缗钱,其余居室的费用也少不了多少他的子孙不成器,很快就把他的家产用光了。

十五日,昭义节度使李承昭上表自称病重;任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兼任磁州、邢州两州留后。

二十七日,加任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兼领汴州刺史,治汴州。

十二年(丁巳,公元777年)

春,三月初三,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凤翔·怀泽潞·秦陇节度使李抱玉去世,其弟李抱真仍兼任怀泽潞留后。

十一日,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鲍防是襄州人。

田承嗣没有人朝,又帮助李灵曜,皇上又命令讨伐他。田承嗣再次上表请罪。皇上也对他无可奈何。十八日,全部恢复田承嗣的官爵,还并他不必入朝。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专横跋扈,黄门

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于他，两个人都很贪婪。元载的妻子王氏及其儿子元伯和、元仲武，王缙的弟弟、妹妹及出入他家的一些尼姑，都争相收取贿赂。元载、王缙又把政事委托给手下官吏们办理，士人想要进入官场，如不结交他们的子弟及主书卓英倩等，便无法进入仕途。皇上多年来一直对他们容宽，但元载、王缙仍不悔改。

皇上想要除掉他们，恐怕左右的人泄露机密，又没有可以商议的人，只得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划。吴凑是皇上的舅舅。这时有人控告元载、王缙夜里请道士设坛祈祷，图谋不轨。二十八日，皇上驾临延英殿，命令吴凑在政事堂逮捕了元载、王缙，又把元仲武及卓英倩等人逮捕入狱。皇上命令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人一起审理此案，起诉文书都出自宫中，并派遣宫中使者谴责他们的阴谋勾当，元载、王缙都认罪。当天，先用棍子在宫中打死了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后又令元载在万年县自杀。元载请求主持行刑的官员说：“希望能让我快点死！”主持行刑的人说：“相公，你必须受点污辱，莫要见怪！”于是脱下臭袜子塞进元载的口里，把他处死。王缙起初也被赐令自杀，刘晏对李涵等人说：“按照惯例，施用重刑的都要复查上奏，何况大臣呢！况且从法律上讲有首犯和从犯的区别，应当再禀告皇上听候处置。”李涵等人同意了。于是把王缙贬为梧州刺史。元载的妻子王氏是王忠嗣的女儿，她和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都被处死。有关部门清点元载的家产，仅胡椒就多达八百石，其他物品也我独数不胜数。

夏，四月初一，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袞为门下侍郎，两人同时为同平章事。杨绾清廉简朴，任职书下达之日，朝野上下相互祝贺。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闻讯后，便将在座旁演奏的乐队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随从人马很多，从当天起大加裁减，只留下十名骑从。中丞崔宽，宅第宏大奢华，也赶紧拆除。

初二，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

估、起居舍人韩会等人都被贬官，他们都是元载的党羽。杨炎是凤翔人。元载常推举一名有文学才望的人，对他特别亲近优待，准备以后让这个人来代替自己，所以杨炎受到牵连而被贬官。韩洄，是韩滉的弟弟，韩会是南阳人。皇上当初想全部杀了杨炎等人，由于吴凑百般劝谏，他们才受到贬官的处置。

十六日，吐蕃侵犯黎州、雅州；被西川节度使崔宁打败。

元载因为进入仕途的人大都喜欢在京任职，不愿让这些人接近自己的官位，于是规定俸禄制度，出任外官的俸禄优厚，在京任职京官的俸禄微薄，致使京官的生活不能自给，经常向外官请求借贷。杨绾、常袞上奏说京官的俸禄过于微薄。二十八日，皇上下诏增加京官的俸禄，每年大约增加十五万六千余缗钱。

五月初一，皇上诏令除都团练使以外，各州团练守捉使一律取消。又命令各使非军事紧急要务，不得擅自召集刺史，停其职务，派人代理。又规定各州军队的规模，都有一定的人数，由各州所召募、供给家人粮食、春季冬季衣服的士兵，称为“官健”；差遣点召当地人，春夏回乡种田，秋冬召集训练，由官府供给本人粮食和酱菜的，称之为“团结”。自从战乱以来，州县官吏俸禄供给不一，加上元载、王缙任意徇私情，刺史每月的俸禄有的多达一千缗，有的仅几十缗，到这时才规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县尉俸禄的数额，减多补少，上下有序，有关的法令制度才大致确立。

二十日，皇上派遣宫人去挖了元载祖父的坟墓。劈开棺材，扔掉尸体，毁坏他的家庙，焚烧他祖先的神主牌位。二十八日，卓英倩等人被用棍子打死。卓英倩掌权时，他的弟弟卓英璘横行乡里。待卓英倩被捕下狱，卓英璘便占据险要伺机作乱。皇上调动禁军前去讨伐。（六月）二十五日，金州刺史孙道平活捉了卓英璘。

皇上刚开始倚重杨绾，让他革除朝廷弊病，恰巧杨绾生病，秋，七月十九日，去世。皇上非常悲痛他，对群臣说：“上天不想让朕得到

天下太平,为何这么快就此事让杨绾去世!”

八月初四,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

元载、王缙为相时,皇上每天赏赐他们宫中御厨所做的美味佳肴,可供十人食用,成为惯例。二十四日,常袞与朱泚对皇上进言说:“宰相的膳食费已经够多了,请求停止赏赐御用食品。”皇上同意了。常袞又想辞去宰相的封邑,因同僚们反对才作罢。当时的人讥笑常袞,说:“朝廷优厚的俸禄是用来供养贤才的,如果没有才能,就应当辞去职位,而不应当辞去俸禄。”

臣司马光认为:君子以多受人家的食禄为耻,常袞辞去俸禄,说明他还有廉耻之心,与那些只知保住官位、贪图俸禄的人相比,不是强很多吗!《诗经》说:“那些贵族官吏啊,还不是不劳而食吗!”对像常袞这样的人,也不可以过分地讥刺。

杨绾、常袞推荐湖州刺史颜真卿,皇上当天就召他返回京城。二十五日,任命颜真卿为刑部尚书。杨绾、常袞又推荐淮南判官汲县人关播,任命其为都官员外郎。

九月十三日,任命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颖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段秀实军令简明,有威望,对将士有恩惠,为人清廉节俭,家无姬妾,不是因公聚会,从不饮酒听音乐。

吐蕃军队八万人驻扎于原州北面长泽监。二十一日,吐蕃军攻破方渠县,侵入拔谷,郭子仪派副将李怀光去援救,吐蕃撤退。二十二日,吐蕃侵犯坊州。

冬,十月初七,西川节度使崔宁报告在望汉城大败吐蕃军。

起初,秋雨绵绵,河中府的池盐大都被损坏。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惟恐盐户减税,初九,上奏说雨水虽然很多,但并不妨碍盐的生产,仍然有表示灵瑞的好盐生产。皇上对此表示怀疑,派谏议大夫义兴人蒋镇前往视察。

吐蕃军队侵犯盐州、夏州,又侵犯长武城。郭子仪派遣部将抵抗,将其击退。

任永平军押牙匡城人刘洽为宋州刺史,仍

然让宋州、泗州两个州隶属于永平军。

京兆尹黎干上奏说连日的秋雨损坏了庄稼,韩滉上奏说黎干所奏情况不实;皇上命令御史前去视察核实。二十九日,御史回报说:“所损坏的庄稼共有三万多顷。”渭南令刘澡为讨好度支韩滉,声称唯独渭南县境内的禾苗没有损坏,御史赵计所说与刘澡相同。皇上说:“连日来各地普降秋雨,难道单单渭南无雨!”又命御史朱敖去视察,损坏了三千多顷。皇上叹息了很久,说:“县令回报说是抚养人民的父母官,没有损坏也该说有损坏,但他们竟不仁到这种地步!”于是把刘澡贬为南浦县尉,赵计贬为澧州司户,但没有追究韩滉。

十一月初四,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上奏说在岷州打败吐蕃军队一万多人。

初八,蒋镇返回,上书说:“灵瑞之盐的生产确实如韩滉所说的那样”,还上表祝贺,请求交付史官记录,赐给好名字。皇上同意,给盐池赐名为宝应灵应池。当时人认为这是一件丑事。

十二月初八,朱泚从泾州返回京师。

初九,崔宁报告说打败吐蕃军队十几万人,杀死八千多人。

二十二日,任命朱泚兼任陇右节度使,执掌河西、泽潞行营。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占据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地方,等到李灵曜之乱时,各道部队联合攻打他,所攻取的地方都各自占为己有,李正己又得到曹、濮、徐、衮、郛五州,并把自己的治所从青州迁到郛州,派他的儿子前淄州刺史李纳守青州。李正己使用刑法严酷,人们都不敢聚众交谈;然而他的法令整齐划一,赋税平均而且很轻,拥有军队十万人,雄据东方,邻近的藩镇都很畏惧他。这时田承嗣占据魏、博、相、卫、洛、贝、澶七州,李宝臣占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有军队五万人;梁崇义占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军队两万人;他们盘据一方,相互勾结,虽然表面上事奉朝廷,但不用朝廷的法令,官爵、士兵、租赋和刑罚都由自己作主,皇上宽

容仁慈,完全放任他们。朝廷有时要修缮一座城,增加一个士兵,他们就有怨言,以为朝廷猜疑有贰心,事情经常因此而作罢。但他们却在自己的辖区内天天修建工事,完善军备。因此,他们虽然名义上是藩镇大臣,实际同异域蛮夷一样。

十三年(戊午,公元778年)

春,正月十四日,皇上下令拆除白渠支流上的水磨,以利于灌溉田地。升平公主有两个水磨,她入宫面见皇上,请求保留。皇上说:“我是为天下百姓谋利,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应当带领拆毁。”升平公主当天就拆毁了她的水磨。

二十一日,回纥进犯太原,河东押牙泗水人李自良说:“回纥精锐部队从远处赶来挑战,难以同他们立即交锋;不如在他们返回的路上修筑两个城垒,派兵戍守。敌人来时,就坚守壁垒不与他们交战,他们疲劳后就会自动撤退,这时我们再乘机出击。两座城垒的士兵在前面抵抗,大部队在后面追击,就能取得胜利。”留后鲍防不听从这个建议,派大将焦伯瑜等人迎战。二十六日,在阳曲县遇到回纥兵,大败而回,死了一万多人。回纥放纵士兵大肆掠夺。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在羊武谷击败回纥部队,回纥退兵。皇上也不追究回纥兵入侵的原因,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

二十二日,吐蕃派遣马重英率部队四万人侵犯灵州,夺取了填汉、御史、尚书三条渠道的出水口,破坏唐朝的屯田。

三月二十八日,回纥使者返回时路过河中,朔方军士夺去他们的辎重,回纥人因而大肆掠夺街坊市井。

夏,四月二十八日,吐蕃侵犯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将其击退。

六月二十四日,陇右节度使朱泚向皇上进献一起乳养而不相伤害的猫鼠,认为这是一各吉兆;常袞率领百官表示祝贺。唯独中书舍人崔祐甫意见不同,他说:“事物反常就是妖怪。这猫捉老鼠,是它的天职,如今猫鼠同乳,分明是妖怪。有什么好祝贺的?应当告诫那些不

明察奸邪的法官以及不抵御敌寇的边防官,以顺应上天的意志。”皇上称赞了他。崔祐甫是崔沔的儿子。秋,七月,任命崔祐甫主管吏部铨选官吏事务。崔祐甫多次因为公事与常袞发生争执,因而遭到常袞的厌恶。

十四日,郭子仪上奏说,因回纥人还在塞上,边塞的百姓恐惧不安,请派郴州刺史浑瑊率兵镇守振武军,皇上同意。回纥人才离去。

二十七日,吐蕃将领马重英率二万人侵犯盐州、庆州两州,郭子仪派朔方都虞侯李怀光将其击退。

八月初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求恢复姓张,皇上同意。

吐蕃军队两万人侵犯银州、麟州,掠夺党项人的各种牲畜,郭子仪派李怀光打败他们。

皇上对贞懿皇后悼念不已,灵柩停放在内殿,多年没有安葬。二十四日,才将其安葬于庄陵。

九月二十七日,吐蕃骑兵一万人从青石岭下来,直逼泾州。皇上命郭子仪、朱泚与段秀实共同退敌。

冬,十二月十四日,任命吏部尚书、转运、盐铁等使刘晏为左仆射,仍主管三铨和使职负责。

郭子仪入朝,命判官京兆人杜黄裳负责留守事务。李怀光阴谋取代郭子仪,诈称有皇上诏书,想杀掉大将温儒雅等人被杜黄裳察觉,严厉责问;李怀光吓得汗流夹背,连忙服罪。于是杜黄裳对那些难以驾驭的将领,假借郭子仪的命令,把他们派到外地,军府中才得以安然无事。

任命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

皇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朝相见,对他谈起元载的事,说:“与你分别八年,才能杀掉此贼。多亏太子发现其阴谋,不然,就可能见不到你了。”李泌回答说:“臣以前曾经一再说过如果陛下察觉群臣中有图谋不轨的,就将他除掉;由于陛下过于宽容,才到今天这种地步。”皇上说:“考虑事情也应该周全,不能轻举妄动。”皇上还说:“朕曾当面将你嘱托给路嗣恭,而路嗣

恭却听取元载的意见,让你担任虔州别驾。路嗣恭当初平定岭南时,献给朕一个琉璃盘,直径九寸,朕以为是天下的至宝。等到元载被抄家时,得到路嗣恭送给元载的琉璃盘,直径一尺。等他到来后,应当跟你商议一下怎样处置他。”李泌说:“路嗣恭为人谨慎,善于事奉别人,畏惧权势,处事精明勤勉,但不识大局。过去做县令,有能干的名声;陛下没有顾得上了解他,而被元载所任用,所以他要替元载卖力。陛下如果真能了解他的才能而加以任用,他也会为陛下尽力的。虔州别驾的职位是我自己要求的,不是他的过错。况且路嗣恭新近立了大功,陛下怎么能因一个琉璃盘而惩治他呢!”皇上这才消解了他心中的气恼,任命路嗣恭为兵部尚书。

郭子仪因为朔方节度副使张县秉性刚直,他曾说郭子仪以武将的身份而轻视自己,因而怀恨在心。孔目官吴曜是郭子仪所信任的人,他从中加以挑拨。郭子仪很愤怒,诬奏张县煽动军队谋反,把他杀了。掌书记高郢据理力争,郭子仪不听,奏贬高郢为猗氏县丞。此后,的许多僚属都纷纷称病要求离去,郭子仪非常后悔,将他们全部推荐给朝廷,并说:“吴曜害了我”。于是将吴曜辞退。

常袞对皇上说:“陛下早就想起用李泌,以前汉宣帝想用人做公卿大臣,必定先试试他治理百姓的才能,请暂时任命他为刺史,让他广泛了解民情,等他有了政绩再重用他。”

十四年(己未,公元779年)

春,正月二十一日,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

二月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去世。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但只有他的侄子中军兵马使田悦有才能,所以让他主持军务,而让自己的儿子辅佐他。十三日,任命田悦为魏博留后。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婪残忍,喜好女色,将领佐吏的妻子、女儿有长得漂亮的,多被他逼迫奸淫,他还将军政事务全部委托给其妹夫节度副使张惠光。张惠光依仗权势,残暴程度,军中将士和州中官民深受其苦。李忠臣又

任命张惠光的儿子为牙将,其残暴专横胜过他的父亲。左厢都虞候李希烈,是李忠臣的族侄,为众人所拥护。李希烈借民心愤怒,三月初六,与大将丁黻等人杀死张惠光父子,并赶走了李忠臣。李忠臣只身逃往京师,皇上因为他有功劳,让他留在京师担任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又任命李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州刺史,增加治汴州、颍州,并将治所移到汴州。

二十日,任命容管经略使王翊为河中少尹、主管府中事务。河东副元帅留后的部将凌正残暴专横,王翊对他加以抑制。凌正和他的党羽企图趁黑夜作乱,被王翊得知了,故意缩减漏水计时器上的时刻数,让他们在时间上出错,叛贼大惊,四处逃走,凌正被活捉,并被处死,军府中才得以安宁。

成德节度使张宝臣请求恢复张姓后,自己心中又感到不安,再次请求皇上赐姓。夏,四月十三日,皇上再次赐他姓李。

五月初三,皇上开始生病,二十一日,下制书让皇太子监国。当天晚上,皇上在紫宸殿的内殿中驾崩,遗诏任命郭子仪总摄朝政,辅佐政务。二十三日,德宗即位,在居丧处服丧,一举一动都遵照礼仪规定。德宗曾召韩王李迺一起进餐,吃的是马齿苋羹,不放盐和乳酪。

常袞性情刚愎急躁,为政苛求细务,不合众人心意。当时群臣早晚临丧,常袞痛哭不已,极度困乏,随从官吏中有人去扶他。中书舍人崔祐甫指着他们对大家说:“大臣在君主灵前哭丧,有搀扶的礼节吗?”常袞听到后,就十分忌恨崔祐甫。适逢群臣讨论丧服之事情,常袞说:“按丧礼,大臣为君主服丧三年。汉文帝临时制定的丧礼,也有三十六天。高宗以来,都依照汉制服丧。等到玄宗、肃宗治丧时,才开始服丧二十七天。如今遗诏上说:‘天下的官吏百姓,三天后就除丧’。然而自古以来公卿大夫服丧同君主一样,皇帝是二十七天除丧,在朝的群臣也应当照此办理。”崔祐甫认为:“遗诏中并没有区别朝臣和百姓。朝野内外,难道不都是一个天下?所有任职管事的

人,哪一个不是朝廷的官吏?都应该三天后除丧。”他们相互力争,声色俱厉。常衮心中不平,就上奏说崔祐甫任意更改丧礼,请求把他贬为潮州刺史。德宗认为处罚太重,闰五月初三,将崔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起初,在唐肃宗时代,天下事务繁多,宰相常有几人,轮流处理日常事务,有时有的宰相休息回到家中,便诏令值班宰相代他署名上奏,从此成为惯例。此时郭子仪、朱泚虽然以军功而出任宰相,但都不参与朝政,只有常衮独居政事堂由他代郭子仪、朱泚署名奏告崔祐甫。崔祐甫被贬后,郭、朱二人上表说他无罪,德宗问道:“你们先说他可以贬官,现在又说他无罪,这是为什么?”二人回答说,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德宗刚即位,认为这是常衮在欺骗蒙蔽他,大为震惊。初五,群臣身着丧服,依次排列站立在月华门前,德宗颁发命令,将常衮贬为潮州刺史,任命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听到这个消息人人都感到震惊。崔祐甫到达昭应县后就返回京师。不久,群臣还是采用常衮的建议服丧。

德宗此时正在居丧,各种政务都委托给崔祐甫,对他所说的事没有不同意的。当初,至德年间以后,天下战事不断,各个将领竞相论功请赏,加官进爵难免不滥。永泰年间以来,天下渐渐平定下来,而元载、王缙掌权,四面八方的人纷纷上门贿赂求官,大官出自元载、王缙之手,小官出自卓英倩等人之手,求官的人都能如愿以偿。等到常衮做宰相,想要革除这一弊政,杜绝人们侥幸求官的途径,对于上奏请求做官的,一律不准许,而不加以甄别,致使一些贤能的人滞留在原位而得不到提拔。崔祐甫代替常衮做宰相,想要笼络人心,提高声望,于是各方引荐推举的人很多,每天不断。他做宰相不到二百年,就授官八百人。前后两位宰相都矫枉过正,终究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办法。皇上曾对崔祐甫说:“有人诽谤你,说你所任用的人大都亲朋故旧,有这回事吗?”崔祐甫回答说:“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周密谨慎。如果是平生不认识的人,又凭什么任用他

呢?”皇上赞成他的看法。

臣司马光以为:我听说任用人才,没有亲疏、新旧之别,只以贤能和无能作为判断标准。其人并非贤能,因为不是是亲朋故旧的关系而被任用,这固然不公平;如果某人贤能,因为亲朋故旧的关系而舍弃,这也是不公平的。天下的贤才,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全部认识的,如果必须等待平时就认识并熟悉其才能德行然后才加以任用,那么所遗漏的人才就会有很多。古代做宰相的人就不是这样,而是由众人推举,然后以公正的态度量才任用。众人都说某人贤能,自己虽然不了解他的详细情况,也姑且试用,如果他没有什么功绩,然后再辞退他,如果有功绩,就提拔他;被推举的人确实是人才,就奖赏推举的人;否则,就惩罚推举的人。晋升、黜退、奖赏和惩罚,都由大家所公认,宰相本人不在中间增加丝毫的主观偏见。假如推广这种态度来任用人才,又怎么会遗漏贤才或才能不能胜任官职,带来弊端呢?

下诏取消各地贡献非急需的物资,又取消梨园使及乐工三百多人,所留下的人都归属于太常。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兼任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支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位重,责任大,功名高,但他性情宽宏大量,行政法令不够严肃,代宗想分散他的权力又感到有些为难,长期犹豫不决。十五日,德宗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任太尉兼中书令,增加实封满二千户,每月供给一千五百人的粮食、两百匹马的食料,他的子弟、女婿升官的有十几个人,郭子仪所兼任的副元帅与诸使职全部免去;任命他的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任命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任命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别承担郭子仪的部分职务。

十七日,德宗原下诏说:“泽州刺史李鹗进上《庆云图》。朕以时局和平年五谷丰登为吉祥,进荐贤士表现忠诚为良兆,至于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对人们有什么益处?现布告天下,从此以后,凡是这些东西,都不许向上贡献!”内庄宅使上奏说各州所收的官租有一万四千多斛,皇上命令分给各地作为军粮储备。此前,各国多次进献驯象,共有四十二头,皇上说:“豢养驯象花费很多,并且违反动物的天性,养着它们没什么用处!”于是下令将驯象放到荆山南边。另外,所有的豹、狃、斗鸡、猎犬等禽兽,也都放归山林;同时又放了好百名宫女出宫。于是朝野内外都欢欣鼓舞,淄青的军士甚至扔掉兵器,相互说:“圣明的君主出现了,我们还要造反吗?”

十九日,任命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二十二日,任命河阳镇遏使马燧为河东节度使。河东自百井之战失败后,骑兵力量大削弱,马燧征召所有的牧马劳役,得到好几千人,把他们训练了几个月,培养成为精锐的骑兵。马燧又让人制作铠甲,分为长短不同的三种尺寸,骑士们穿上合身,以便快速前进。又制造战车,行走时运载武器装备,停放时则列为营阵,有时堵塞在险要的地方以遏制敌人的冲锋;各种军用器械无不精锐锋利。过了一年,经过挑选,得到士兵三万人。征召兖州人张建封为判官,任命李自良为代州刺史,都委以重任。

兵部侍郎黎干狡猾阴险,阿谀奉承,与宦官特进刘忠翼互相勾结。刘忠翼本名叫刘清潭,仗恃皇上的宠幸而贪婪放纵。两个人都为众人所垂弃。当时有人说黎干和刘忠翼曾经劝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立贵妃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德宗即位后,黎干秘密乘车找刘忠翼谋划此事;事情被发觉,二十七日,黎干、刘忠翼被除名,永久流放。当他们到达蓝田时,被赐自杀。

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为太常卿,任命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先前,由刘晏、韩滉分别掌管天下的财赋,刘晏掌管江南、山南、江

淮、岭南,韩滉掌管关内、河东、剑南,到这时,才由刘晏一人掌管。皇上平时就听说韩滉征收赋税过于凶狠、贪婪,所以罢免了他的财政大权,不久又将他调出京城作晋州刺史。

至德初年,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以补充军事费用,等到刘晏接任后,专卖的办法更趋完善。开始一年收入钱财六十万缗,到最后一年收入超过当初十倍,而老百姓并不感到厌痛苦。大历末年,统计一年的收入总共有一千二百万缗,而食盐专卖的收入占了其中的一大半。将食盐的收入作为漕运雇工的费用,从江、淮地区运到渭桥,大约是一万斛,把支付漕运雇工工钱七千缗,从淮河以北沿路设置巡院,选择有才能的官吏负责此事,不烦州县而把事情办得很好。

六月初一,大赦天下。

任命四川节度使崔宁、永平节度使李勉为同平章事。

皇上下诏说:“天下冤案积压很多,州府不予受理,听任人们去找三司使,让御史中丞、中书省舍人、门下省给事中各一人每天在朝堂接受诉讼。若还不能完全推断决定,由他们敲击登闻鼓。从今以后不许再上奏请求设置寺观以及剃度和尚、尼姑这类事。”于是有很多敲击登闻鼓。右金吾将军裴谔上疏说:“诉讼的人所争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天子一一亲自过问,何必任用狱吏去审理案子呢?”皇上这才将全部诉讼事务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皇上下令:“所有皇陵修建皇,务必从优,国库财物应尽量供应修建之用。”刑部员外郎令狐峘上疏劝谏,大意是说:“臣拜读遗诏,先帝要求修陵务从俭约,如果制度要求优厚,不符合先帝遗命的用意!”皇上回答说:“这不仅正切中朕的过失,而且还成朕之美,朕哪能不听从大义而改正过失呢!”令狐峘是令狐德棻的玄孙。

初二,立皇子李诵为宣王,李谔为舒王,李湛为通王,李谅为虔王,李详为肃王。初七,立皇弟李迥为益王,李傀为蜀王。

初八,依照先天年间的成例,六品以上的

清望官,虽然不是供奉官、侍卫官,但要求每天必须有两个人轮流值班等候诏令,以备皇上随时顾问。

十二日,任命朱泚为凤翔尹。

代宗优待宠信宦官,奉命出使各地的宦官,都不禁止他们求取财物。代宗曾经派宦官去赏赐某妃子的家族,回来后,代宗询问宦官,得知所得到的酬谢很少,就很不高兴,认为这是轻视他的命令;那个妃子非常害怕,连忙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作为补偿。从此宫中宦官公开地求取贿赂,无所顾忌。宰相们都曾把钱存放在省阁中,每次皇上命宦官来赏赐一物,或宣读一道圣旨,都没有空着手回去的;宦官出使经过各州县发放公文,收取财物,就如同征收赋税一样,都是满载而归。德宗平素就知道这一弊病。派宫中宦官邵光超赏赐李希烈旌节;李希烈便送给他仆人、马匹以及缣七百匹,黄茗二百斤。德宗听说后,十分生气,打了邵光超六十大棍,然后把他流放。于是那些出使还没有回朝的宦官都偷偷地把所获得的财物丢弃在山谷里,即使有人给他们财物,也不敢接受。

二十六日,任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园苑使,由司农卿白琇珪代替他的职务,改名为白志贞。王驾鹤掌管禁军长达十几年,权势通行于朝廷内外,德宗担心他发动变乱;崔祐甫因此召见王驾鹤,有意留住他一以拖延时间,待白琇珪那边接管完毕。

李正己畏惧德宗的威名,上表说愿意贡献三十万缗钱;德宗想接受又怕受欺骗,想推辞又没有什么借口。崔祐甫请求派遣使者慰劳淄青将士,乘机将李正己所贡献的钱赏赐给他们,这样使将士们对皇上感恩戴德;另外让各道听说后,也知道朝廷是不重视财物的。皇上很高兴,听从了崔祐甫的建议。李正己非常惭愧而又佩服。天下人认为太平之世,就要到来。

秋,七月初一,日食。

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向皇上进言:“上元年间,武后专政,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玄宗

末年,奸臣当权,历朝皇帝的谥号有增加到十一个字的。按周代的文王和武王,称文就不称武,称武就不称文,难道他们的大德就不崇高吗?这大概是群臣认为文、武是最高的称号的缘故。所以,谥号的字多并不意味着褒扬,字少也不意味着贬低。现在历朝皇帝的谥号字数太多,超过了古代的制度,请求自中宗以前的皇帝,都依从最初的谥号,中宗以后,睿宗称圣真皇帝,玄宗称孝明皇帝,肃宗称宣皇帝,以减少文字,崇尚质朴,辨正名分,注重根本。”皇上让百官讨论此事,儒学之士都同意颜真卿的建议;只有兵部侍郎袁傒,因军功而加官,上奏说:“陵庙中的玉册、神位牌都已经刊刻,不可轻易变动。”于是这事便搁置起来,殊不知皇陵中玉册所刻的本来就是最初的谥号。

当初在代宗时,朝廷的许多事情都拖延未办,四方使者以及各地奏报计划的官员,有的一连好几年都不遣返,于是在右银台门设置客省安置他们;还有上书议事的、失职未再任的,也安置在客省里,动辄一住十年。经常住在那里的有好几百人,加上随从、牲畜,动辄就是数以千计,由度支供给粮食饲料,费用很大。德宗下令全面整顿,被拘留的放出来,事情办完了的遣返,应当按次第进职的任命,一年就节省粮食一万九千二百斛。

初五拆毁元载、马磷、刘忠翼的宅第。起初,在天宝年间,贵戚的宅第虽然极其奢华,然而房屋的高低,还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但李靖的家庙已经改作杨氏的马厩了。等到安、史之乱以后,法令制度全被破坏,大臣们竞相修建宅第,各人都竭尽自己的财力量修建,当时人称为“木妖”。德宗平时就很痛恨这种做法,所以拆毁其中特别奢华的,还命令马氏献出他家的园林归宫司掌管,称为奉成园。

初六,减少经常贡奉宫中服用的织锦一千匹,以及服装、玩物数千件。

十三日,诏令在京师的回纥及胡人各自穿本民族的服装,不得效仿汉人。在此之前,滞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常常上千人,而经商的胡人穿着汉人服装与汉人杂居的又多一倍,皇上每

天要供给他们大量的食物，而他们却大置产业，修筑宅第，在市场上大做买卖，丰厚的利润都归他们所得，日益放纵、贪婪、横暴，官吏不敢追究他们。有的人还穿着汉人的衣服骗婚，因此德宗下令禁止他们穿汉服。

二十四日，取消用酒的专卖取税利的做

法。

皇上当年在东宫做太子时，国子博士河中人张涉做他的侍读，皇上即位的当晚，就把张涉召进宫中，事情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第二天，又任其为翰林学士，宠幸无比。二十八日，任命张涉为右散骑常侍，仍任学士。

白话新编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起己未(公元779年)八月，止辛酉(公元781年)五月，共一年十个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779年)

八月，初七，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晋加同平章事。皇帝正励精图治，破格任用人才，为选用宰相而征询崔祐甫的意见，崔祐甫推荐了杨炎的器识与才能，皇帝也早已听说杨炎之名，所以就将正受降职处分的他破格提升为宰相。乔琳是太原人，性格比较随和，爱开玩笑，并没有什么特长，与张涉是好朋友，张涉说他是个应该重用的能干之才，皇帝听信了；听到乔琳被任命为宰相的消息，没有人不感到震惊与诧异的。

代宗时，吐蕃屡次派遣使臣向唐朝求和，却又不停地在唐边境骚扰侵犯，因此代宗把每次派来求和的使臣拘留起来，前后一共有八批人，有的直到老死都没能回去；而把在交战中俘虏的吐蕃人，都流放到大江以南或五岭以外。皇帝想用恩德来感化他们，初八，便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并集合所有被流放的吐蕃俘虏共五百人，赐给每人一套衣服，将他们遣送回去。

协律郎沈既济上奏提出有关人才选举的

意见，他说：“选用人才的办法，只根据三个标准就行，就是德行、才能和劳绩。而现在负责选用人才的机关都没有考虑到这三个标准；他们考核人才的办法，仅看他的书法是否优美，文理是否通畅，资历是否深长，言语表达和辩论是否流利，言谈举止是否恰当，待人接物是否得体等。步履稳重，轻言慢语，并不表明一个人就有德行；词藻华丽，书法清秀，并不表明一个人就有才能；资历深长，屡受考核，并不表明一个人就有功劳。根据这些标准来挑选天下的贤能之士，就不可能达到满意的结果。现在有些人根本就不住在他的家乡，家乡对他的德行和才干的评价不足为凭；鉴定审察不能做到名实相符，那么选拔人才就不能完全由吏部操办。臣曾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择人任官的办法，觉得五品以上的官员和中央各机关内的负责官员，应当责令宰相推荐叙用，吏部和兵部可以参与讨论。六品以下官员和幕僚辅佐一类的人员，允许州、府自主征召聘用，如果州府长官和将帅有选聘不公的情况，那么吏部和兵部都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告发，惩罚那些通过徇私舞弊而就职的官员。而对那些不能谨慎聘用属官和幕僚的官员，轻则贬官免职，重则依法惩处。任用官员，要求他必须有相应的政绩，谁还敢不勤奋努力，忠于职守呢？这样一来，贤能之士不需要奖励就会被提升，无才无德的小人也不需要压制就会被淘汰，各种人才

都可以,那么政务没有处理不好的。现在施行的铨选办法,都是由吏部选取人才,下放到州郡试用。如果才能和职务不相称,办事不力,严重失职,责备刺史用人不当,刺史就会辩解说他所任用的官员都是吏部选派下来的,不敢不用;责备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就会辩解说他完全是根据书法文章、资历考绩等条件而任命的,不能担保他日后政绩如何;责备最初推荐他的家乡官吏,他们就会辩解说自己是照章办事,只知他的籍贯和有关材料,对其他情况一概不知。受害的只是黎民百姓,这罪责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如果这种不称职的官员是州郡长官自己聘用的,那么州郡长官能推卸责任吗?如果证实是州郡长官自己任人唯亲、徇私舞弊而造成的,那么只要换一个刺史就可以革除了。如果是吏部选才不当,官员名实不符,那么虽然更换了侍郎也无济于事。现在人才济济,朝廷不能够量才录用,是制度不当造成,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各道节度使和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从判官、副将以下的官员,都让他们自己选择聘用,这样即使中间有营私舞弊的情况,但总的说来,大多数人还是名实相符、才职相称的。而征辟官吏的办法,现在已经施行,只是还没有普及到州县。其中利弊,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以前各官员的属官和幕僚、佐辅人员都由吏部选派,他们怎么能够肩负起镇守一方的重任,处理征收赋税的繁杂工作呢?”沈既济是吴县人。

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很有政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非常忌恨他,故意设置了一个圈套使他做违法的事,使其受到处分而贬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在道州,知道曹王李皋为人正直,等杨炎入朝为相,又调他为衡州刺史。在李皋受诬陷被当作囚犯审理期间,考虑到母亲郑氏太妃年事已高,如果知道这事会受刺激而替他担忧,所以出庭时就身着囚服,回家时就换去囚服,手持笏板,身佩金鱼袋,着装一如往常,即使是被贬任潮州刺史时,也仍然回家向母亲报喜说自己被升调了;直到现在重任衡州刺史,他才跪在母亲面前说出了实情。李皋是

曹王李明的玄孙。

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接替郭子仪的职务之后,邠宁节度使属下的老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等人,名望都在李怀光之上,对受制于李怀光不服气。李怀光调兵防秋,驻军于长武城,军队调动驻扎,老将们不都按规定和要求执行命令。监军翟文秀建议李怀光上奏皇帝,请下诏将他们调作宫廷宿卫,等他们离开军营之后,李怀光便派人将他们逮捕,捏造他们的罪名,并且说:“黄荭原之所以打败仗,完全是由你们这帮家伙不服从命令造成的!”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

九月,初七,改称淮西为淮宁。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地经营十几年,凭借地势险要,兵力强大,奢侈荒淫,为所欲为,朝廷虽然觉得他是一大祸患,却无法撤换他;直到现在崔宁北上入朝,才有了机会,晋司空,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阁逻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先于他之前就死,他的孙子异牟寻继承王位。冬天,十月初一,吐蕃与南诏联合,调兵十万,分三路侵扰唐朝属地,一路奔袭茂州,一路奔袭扶州、文州,一路奔袭黎州、雅州,并且扬言:“我们将攻下蜀地作东府。”崔宁当时正在京师,留守蜀地的将领抵挡不住三路进攻,吐蕃与南诏接连攻下蜀地的州、县,唐朝刺史弃城而逃,百姓躲藏到深山大谷之中。皇上非常担忧,催促崔宁回蜀镇守。崔宁已向皇帝辞行,杨炎却对皇上说:“蜀地富饶,崔宁据守此地而视为己有,朝廷丧失了这所京外的府库,到现在已经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现在身在京师,但他的全部军队还替他看守着地盘,征收的赋税不上缴朝廷,过去朝廷虽有蜀地,实际情形与没有相同。而且崔宁的功劳本来与其他一些将领差不多,由于乘乱夺得高位,因无威望,其命令难以执行。现在即便将他派遣回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功劳;假如他能退敌立功,那么按理也不能更换他的职务。因此,蜀兵失败,固然要丧失蜀地,即使打了胜仗,朝廷也无法实际得到它。希望陛下慎重考虑。”皇帝问:

“既然如此，该怎么办才好？”杨炎回答说：“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师，派朱泚率领范阳兵几千人，连同中央的禁卫军一起抵御敌人，还怕不能取胜吗？同时，这还能够将亲信的禁卫军安插在蜀府的腹地之中，蜀地将领一定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另外任命一人管辖蜀地，使广袤辽阔的富饶之地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正是因小害而获大利。”皇帝听后说：“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师。

当初，因为马磷嫉妒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德高望重，派他到朝廷卫戍，担任禁卫军右神策都将。皇帝派遣禁卫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调集邠宁、陇右、范阳之兵五千，由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前往援救蜀地。他们从东川同时出兵，自江油向白坝挺进，与山南守军合击吐蕃、南诏，打败了入侵之敌。范阳军追击到七盘一带，再次打败入侵之敌，收复了维州、茂州。李晟率军将敌人赶到大渡河外，又取得胜利。吐蕃、南诏的士兵饥寒交迫，掉到悬崖而死的多达八九万人。吐蕃军队悔怒之下，杀了当初引诱他们进攻蜀地的人。异牟寻非常恐惧，修筑苴咩城，城墙和防御工事长达十五里，将首府迁居至此。吐蕃封他为日东王。

皇帝法令严明，执行严格，文武百官都非常畏惧。由于先皇入葬日期将临，因此禁止一般人屠宰牲口；郭子仪的仆人偷偷地杀了羊，将它弄进京城，右金吾将军裴谔将此事报告皇帝。有人对裴谔说：“郭公对朝廷立有安邦固国的大功勋，难道你就不给他留点余地吗？”裴谔说：“我这样做，就是为他着想啊！郭公功高望重，皇帝刚刚继位，满朝文武大臣中有很多人都依附于他，所以我故意揭发他的小小过错，借以表明郭公的权势和威望并不足以令人震慑。这样一来，对上尊重当今天子，对下安定群臣，什么不好吗？”

十三日，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为代宗。在灵柩即将运往元陵之时，皇帝出来送丧，发现丧车不是正对着道路的中间，而是稍微有点偏西，便问是什么原因，主管丧事的官

员说：“陛下的本命在‘午’，不敢用先帝的灵车犯冲。”皇帝哭着说：“哪能让先帝的灵驾受委屈而只顾自己呢？”命令将灵车对准子午方向的路中央而行。肃宗、代宗都喜欢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都要事先求神问卜，因此，王屿、黎干都凭借旁门左道而受宠信。当今天子不太相信阴阳鬼神这一套，先帝下葬，只按照礼仪规定停殡七个月，待各种事情办妥当之后就出殡，而不另外选择吉日。

十一月十一日，调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乔琳年老体衰，耳朵不便，皇帝有时因事询问，他回答时，往往语无论次，而且他的见解多迂腐不切实际。十六日，皇帝将乔琳调任工部尚书，罢了他处理朝政之权。同样，皇帝也疏远了张涉。

杨炎已将崔宁留在京师，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杨炎以北部边疆需派大臣镇守安抚为借口，二十七日，调任京畿观察使的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和朔方节度使，坐镇坊州。调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任西川节度使。又派担任灵盐节度都虞候的醴泉人杜希全任灵州和盐州各种事务的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担任主管单于·振武等城和绥州、银州、麟州、胜州事务的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担任负责鄜州、坊州、丹州事务的留后。当时崔宁已就任节度使之职，按常理不应该在他的辖区内设置留后职务，杨炎这样做，目的在于剥夺崔宁的权力，而且为了监视他的所作所为，还给杜希全、张光晟、李建徽三人可以不经过节度使直接向朝廷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的特权，并暗示他监督崔宁的过失。

十二月，十九日，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以前规定，征收来天下的财赋都储备在左藏，太府每年汇报四季储藏数量，然后由比部审核出。等第五琦担任度支和监盐使职务时，因为当时京师中有许多居功自傲和手握大权的豪将，向国库要钱要物毫无节制，第五琦管不住他们，于是上奏皇帝，把天下财赋全部储藏在皇家内库大盈中，由宦官负责管理。皇帝